



徐则臣 著

人间烟火

苍声

天上人间

人间烟火

我们在北京相遇

夜歌

西夏



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
主编 孟繁华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徐则臣
著

人间烟火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徐则臣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烟火/徐则臣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9.5
(布老虎中篇小说系/孟繁华主编)
ISBN 978-7-5313-3426-2

I. 人… II. 徐… III. 中篇小说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8594 号

人间烟火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高 辉

封面设计 张志伟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83 千字

印 张 10.875

插 页 2
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426-2

定价: 19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411-39511122

目 录

1	苍声
45	天上人间
116	人间烟火
160	我们在北京相遇
224	夜歌
298	西夏

苍 声

何老头正训我，外面进来两个人把他抓走了。当时何老头很气愤，指着鼻尖的手抖一下，又抖一下。“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，”他说，“午饭都吃到狗肚子里了？”

我说是，都给绣球吃了。全班大笑起来，都知道我们家养了一条黄狗，叫绣球，前些天刚下了一窝小狗，还没满月。刚产崽的绣球得吃好的，我就背着父母把午饭省下了给它。笑声里大米的声音最大，像闷雷滚过课桌。我喜欢听大米的声音，像大人一样浑厚，中间是实心的，外面闪亮，发出生铁一样的光。大米一笑，大家就跟着继续笑。何老头更气了，哆嗦着手抓下黑礼帽，一把拍在讲桌上，露出了我们难得一见的光头。

“不许笑！”何老头说。

门外突然就挤进来两个人，刘半夜的两个儿子，都是大块头。他们一声不吭，上来就扭何老头的胳膊，一人扭一只，这边推一下，那边揉一下，把何老头像独轮车一样推走了。

何老头说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抓我？”刘半夜的两



个儿子还是不吭声。何老头又喊：“等一下，我的礼帽！”他们还是像哑巴一样不说话，挺直腰杆硬邦邦地往前走。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校门口的两棵梧桐树底下了。

他们都围到窗户边去看。刚糊上的报纸被大米三两下撕开来，他们的脑袋就从窗户里钻了出去。我站在位子上，伸长脖子从教室门往外看。何老头和刘半夜的两个儿子组成的形状像一架飞机，何老头是飞机头，他的脑袋被下午的阳光照耀着，发了一下光，就从校门口消失了。何老头其实不是光头，只不过头发有点少，不仔细找很难发现。我猜就因为这个他才戴礼帽的，一年四季都不摘下来。睡觉时摘不摘我不知道，反正平时很少见他摘。今天他一定是被我气昏了头才拿掉帽子。我对自己也相当生气，那么简单的问题也答不出。

但是，我不喜欢何老头当着大米他们指鼻子骂我。我把黑礼帽从讲台上拿过来，对里面吐了一口唾沫，又吐了一口，吐第三口的时候，谁说了一句：“何老头的礼帽呢？”我赶紧把帽子塞到桌底下，抻长袖子把唾沫擦干了。

又有谁问了一句帽子，随后就没动静了。大家重新趴到窗户边，校门口有一群人在跑，不知道那些人要干什么。我趁机把礼帽压扁，塞到书包里，然后像没事人一样走到窗户边和他们一起看。零零散散的几个人还在跑。

“这算不算放学了？”三万问大米。

“当然。”大米说，“何老头都被抓走了，放学！”

三万帮大米背了书包，一伙人就跟着大米跑出教室，都想去看看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我怀疑跟何老头被抓有关。为什么抓，我也不懂。我背着书包跟他们跑出校门，他们往西，我往东，得先把礼帽藏起来。

“木鱼，”大米喊我，“你不去看？”

“我要回家看绣球。”

“嘿嘿，好，”大米笑起来，说，“好好把绣球养肥点，过两天我去看看它。”

大米“嘿嘿”的时候不像个好人，可他的声音好听。只有大人才能有那样浊重、结实又稍有点沙哑的声音。我问过我妈，为什么我的声音尖尖细细像个小孩。我妈说，你不是小孩还能是什么？可大米怎么就有大人那样的声音？大米比你大，我妈说，人大了声音自然就苍声了，粗通通跟个烟囱似的有什么好听。

我觉得好听。大米能让所有人都听他的，就因为他声音跟我们不一样。他说了：

“你们一帮屁孩儿，奶声奶气的！”

也不是所有人都比大米小，三万、满桌和歪头大年就跟他一样大，声音还是不好听。我经过几棵梧桐树和槐树，捂着书包往家跑，心里充满了恐惧，我竟然把老师的礼帽偷偷拿回来了。迎面碰上向西跑的几个人，我低着头不敢和他们打招呼，但我对他们要去的地方又满怀好奇，他们到底要去看什么。

这一年我十三岁，怀揣两只不同的小狗，一只恐惧，一只好奇。像绣球产的四只小狗中的两只，毛色光滑，一醒来就不安生。

二

想不出藏哪里更保险。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四处找地方，放哪儿都不放心。姐姐又在院子里催，让我快点，一起去西大街看看。她也急着想知道西大街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我只好咬咬牙决定塞到床底下，为了防止谁钻床底往里看，我把一双没洗的臭袜子



放在床边，那个臭，瞎子也能熏出眼泪来。出门前我还想看看绣球和四只小狗，姐姐等不及了，拉着我就跑。我就对着墙角的草窝吹了一声口哨，绣球听见了，对我说：“汪。”四只小狗也跟着哼了四声。

路上有人和我们一起跑。快到西大街，碰见我妈在街口跟韭菜说话，她拉着韭菜，让她晚上到我们家吃饭，韭菜甩着胳膊不愿意。姐姐说：“妈，西大街有景呢，你不去看？”

“回家，”我妈说，“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“那边到底啥事呀？急死我了。”

“太上老君下凡，”我妈有点不耐烦，“跟我回去！韭菜，听姨的话，姨拿好吃的给你。”

韭菜还是不愿意，嘟着嘴说：“看。看。我要看。”

我谨慎地说：“是不是何老头？”

我妈瞪了我一眼：“回家做饭去！”

姐姐已经拽着我跑过去了，我妈在背后喊也不停下。

猜得没错。人群围在大队部门外，踮着脚往紧闭的门里看，什么都看不到，脖子还在顽强地伸长。然后三两个人咬耳朵，表情含混，我凑上去听，只大概弄清楚，何校长被关在里面。姐姐问旁边东方他妈，东方他妈说，谁知道，听说跟丫丫有关，谁知道。姐姐还想问，周围静下来，支书吴天野走出大队部的门，挥挥手说：

“回去，都回去！有事明天说。”

人群就散了。姐姐歪着头问我：“跟丫丫有关？”

我哪知道。

丫丫就是韭菜，差不多有二十岁了，是个傻大姐，头脑不好使，见人就笑，然后问你吃过了没有。七年前她还叫丫丫，被何

老头收留了才改名韭菜。叫丫丫的时候，她是个孤儿，九岁时她爸死了，接着她妈在某一天突然不见了，听说跟人跑了，再也没回来。丫丫整天在村子里晃荡，追着谁家的猫或者鹅玩，到了吃饭时间就有人叫她。那时候吴天野就是支书，他让各家轮流管丫丫的饭，只要她还活着，养到哪天算哪天。除了三顿饭，丫丫的其他事就没人管了，她整天蓬头垢面，脸脏得像个面具，下雨天也会在外面跑。后来何老头来我们这里当校长，他觉得丫丫可怜，吃百家饭却没人管，就跟吴天野说，干脆他收留丫丫吧。何老头是外乡人，听说是从北边的哪个大地方来的，一个人，一来就当校长。我爸曾说过，看人家里里外外都戴着礼帽，就是当校长的料。

丫丫被人领到何老头家门前那天，何老头正坐在门口择别人送的韭菜。何老头握着一把韭菜站起来，说：“还是改个名吧，就叫韭菜。”

就叫韭菜了。叫丫丫顺嘴了的还叫丫丫，其他人叫韭菜。两天以后，丫丫就变成一个干净清丽的韭菜了。何老头帮她梳洗了一番，还给她做了两身新衣服。见过大世面的人说，丫丫蛮好看的嘛，跟城里来的一样。城里人长啥样我没看过，如果韭菜像城里人，我猜城里人起码得有四样东西：干净，白，好看，有新衣服穿。韭菜洗过脸竟然比我姐还白，真是。

再后来，韭菜干脆就把何老头当爸了，平常也这么叫。何老头很高兴，好像有个傻女儿挺满意的。他还教她认字，做算术题。我怀疑花一辈子也教不好，像我这样头脑一点毛病没有的，复杂一点的算术题都弄不懂，我不相信她一个傻子能明白。想也不要想。不过其他方面还是有点成效的，比如说话和看人。过去韭菜一说话就兜不住嘴，口水一个劲儿地往下挂，现在不了，总



能在口水挂下来之前及时地捞回去；看人的眼神也集中了，过去你站她对面，就觉得她是在看另外两个人，而且在不同方向上，她涣散的眼神像鸡鸭鹅一样，两只眼能各管各的一边事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只要韭菜老老实实不说话，就比好人还好。当然，你不能给她好吃的，一见到好吃的，她的嘴和眼立马就散了。

我们都知道何老头对韭菜好，可是东方他妈的意思是，何老头被抓跟韭菜有关。

有人喊我，一听就是大米。身后跟着三万、满桌和另外两个跟班的。“小狗长多大了？”大米问，“送我一只怎么样？”

“还小呢。”我说。其实我做不了主，小狗满月后送给谁，由我爸妈决定，绣球还没产崽就有一大堆人排着队要。我不想让大米知道我做不到主，他们会瞧不上我。

我姐说：“大米，你爸为什么把何校长抓起来？”

“问我爸去，”大米说，“关我屁事，又不是我关的。”他对屁股后头的几个挥一下手，他们就跟着他走了。他的一挥手让我羡慕不已，还有他的一声浑厚的“走”，多威风，就是跟我们小细胳膊小细腿和尖嗓子不一样。大米临走的时候又嘱咐：“记着给我留一只啊，越多越好。”

“没有了。”我只好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爸妈都把它们送人了。”

“操！”大米说，“还没生下来我就要。就没了！”他扔出一颗石子，打中十米外的一棵槐树。“就一只破狗，操，不给拉倒！”

回到家，韭菜坐在厨房帮我妈烧火。烧火的时候她比正常的女孩都端庄。姐姐又问我妈，为什么把何老头抓起来？我妈白她一眼，示意韭菜在，姐姐就不敢乱问了。韭菜在我家吃的晚饭，

吃了一半停下来，说：

“韭菜不吃了，爸还没吃。”

“留着呢，”我妈说，“你吃你的。”

三

因为那顶礼帽，半夜里噩梦把我吓醒了。我梦见礼帽长了三十二条蜘蛛那样的细腿，密密麻麻地从我后背爬上来，突然抱住了我脖子。我惨叫一声醒了，摸摸脑门上的汗，庆幸只是个梦。我爬起来，借着月光从床底下把礼帽够出来，礼帽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形状。我小心翼翼地看它的四周，没有脚，又扔到床底下。得想个办法把它送出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被姐姐叫醒，姐姐说：“快，要斗何校长了！”我半天才回过神，噌地从床上跳起来。“怎么斗？”我问。

“游街。”

锣鼓声从西大街响起来，锣是大铜锣，鼓是牛皮鼓，猛一听以为马戏班子来了。我去井台前洗脸时，看见韭菜蹲在墙角逗绣球和四只小狗玩。她把其中两只抱在怀里，左臂弯一只，右臂弯一只，还用嘴去亲小狗的嘴，嗓子眼里发出呜呜呜的催眠声。丑死人了。

“别动我的小狗！”我喊了一声。

韭菜吓得胳膊一松，一只小狗掉到地上，跟着另一只胳膊失去平衡，第二只也掉下来。小狗摔得直哼哼。我满手满脸是水地跑过去，抱起小狗一个劲儿地哄，哎呀，摔坏了摔坏了。韭菜低头拿眼向上瞟我，知道自己犯错误了，鼓着嘴站在一旁搓衣角。

“还看！都快给你摔死了！”我说。



韭菜哇地哭起来，甩着手说：“我找爸。我去找爸。”

我妈从厨房跑出来，在围裙上擦手。“丫丫别哭，丫丫别哭，”我妈说，“谁欺负你了？”

韭菜指着我，“他！他骂我！”

“丫丫不哭，我打他，”我妈做着样子打我，“你看我打他。我把他剁了给狗吃！”

韭菜笑了，跺着脚说：“剁他！剁他！剁给小狗吃！嘿嘿。”说完了突然安静下来，又要哭的样子，“我找爸。我去找爸。”

我妈说：“吃完饭再找。丫丫听话。”然后对我和姐姐说：“还愣着，等着饭端到你们手里啊？”

那顿饭吃得潦草，我和姐姐都急。西大街锣鼓喧天，震得饭桌都嗡嗡地跳。我们没敢多嘴，爸妈都护着韭菜，怕她知道何老头被抓被斗的事。有什么好怕的，大不了被打一顿，游几天街。就是不知道这老头犯了什么事。

路上遇到几个同学，他们都往西大街跑。何老头被抓了，课当然就不上了。我怀疑整个花街的闲人都来了，里三层外三层堵在大队部门前。门前两个敲鼓的，一个打锣的，咚咚咚，咣。咚咚咚，咣。我刚挤进去，门开了一扇，刘半夜的二儿子走出来，对人群挥手，去去去，往后站，往后站，别碍事！大家撅着屁股往后退了退，另一扇门也开了，何老头被刘半夜的大儿子怪异地推出来。

像小画书里的白无常。戴一顶又高又尖的白帽子，脖子上挂着一块巨大的白纸板，上面写着八个字：

衣冠禽兽

为老不尊

何老头低着头一出门，刚停下的锣鼓又响起来。接着又停下了，吴天野从大队部里走出来，因为突然安静下来，他的声音就显得格外的大。吴天野说：

“乡亲们，这两天我痛心疾首，痛心疾首啊！看到那几封举报信，我眼都大了，嘴都合不上了！我做梦都没想到，我寻思所有花街人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咱们的何校长，就是教咱们花街上的孩子读书解字的先生，竟然是这样一个衣冠禽兽！他收养了我们花街的孤儿丫丫，竟然为了这个肮脏的企图！乡亲们想想哪，丫丫，就是韭菜，才多大啊，刚刚二十岁！多好的年龄啊，就这样被他，这畜生一样的人，给糟蹋了！这是咱们花街的耻辱！你们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刘半夜的两个儿子一起喊：“打死他！打死他！”跟着一阵锣鼓声。

吴天野挥挥手，锣鼓又停了。他说：“打死人不行。但咱们花街的这口正气要出，要给丫丫和全体花街人一个交代。大队里商量了一下，游街示众。好人咱不能冤枉，坏人也决不放过。好，开始！”

锣鼓敲起来，走在前面，接下来是刘半夜的两个儿子押着何老头，还是一人一胳膊。经过我面前，何老头抬了一下眼皮，我赶紧缩到别人后面。走几步，锣鼓停下了，大家正纳闷，忽然几个小孩的背书一样的声音冒出来：

我们的校长罪该万死，不是人；我们的校长禽兽不如，是个老骚棍。七年前就起坏心思，收养个傻丫头，为了当马骑。他打韭菜我们看见了，他骂韭菜我们看见



了，他干所有坏事我们都看见了。游他的街，批他的斗，打倒一切不要脸的害人虫！

我赶紧又从人后钻出来，看见七八个低年级小孩并列三排走在何老头身后，眼睛盯着何老头的后背。我也去看，何老头的后背挂着一块大白纸牌子，纸牌上写满了毛笔字。怪不得这帮小东西能背得这么齐，照着念的。不过这样我也挺佩服，说实话，有几个字我还不不敢确定认不认识。我就盯着那几个含混的字认真看起来，越看越觉得这个毛笔字眼熟，后来终于想起来，这是何老头自己的字。花街没人能写这样好看的颜体字，何老头教过我们，那种胖胖的、敦敦实实的字叫颜体。何老头自己写字骂自己，还骂得这么直接这样狠，实在想不到。

大人之间，男男女女的那点事，我多少知道一点，大米他们整天把男人和女人的那个地方挂在嘴上。大米亲口对我说过，他在八条路的芦苇荡里看见过一对男女光身子抱在一起，不停地动啊动，男的屁股动起来像打夯。是谁我就不说了，反正我知道。大米说到光屁股时，两个嘴角止不住往外流口水，就像过年吃多了肥肉，油止不住从嘴边流出来一样。可是，说真的，我从来没见过何老头跟韭菜怎么怎么过，我放鸭子经常经过他们屋后，歪一下头，他们茶杯放哪个地方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可这帮小狗日的一起说他们看见了。不知道怎么看见的。

他们走走停停。敲一阵锣鼓，小狗日的们就齐读一遍何老头背上的字。人群里乱糟糟的，西大街本来就不宽敞，挤来挤去就更乱，我和姐姐被挤散了。乱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交头接耳，相互争论，据我听见的，主要有三方意见：一方认为何老头该死，多大的人了，整天戴着礼帽跟个人物似的，原来一肚子坏

水花花肠子，收养一个大闺女竟然为了干这种脏事，幸亏是个傻子，你说要是个好好的姑娘，这还怎么有脸活下去，怎么嫁人生孩子呀！第二方观点完全不同前面的，傻姑娘怎么了，傻姑娘不是姑娘啊？丫丫也是女人，要不是头脑有毛病，那脸蛋，那身段，那个皮肤白嫩能当凉粉了，咱花街有几个比得上？第三种当然和前面两个都不同，那就是，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的事，何校长在花街七年了，待人那个好，对丫丫更不用说了，就是个傻子也捧在手心里疼，怎么会干那种事！打死我也不会信。

“那为什么把他抓起来游街？”

“谁知道，哪个丧天良的诬陷！咱们花街，吃人饭不拉人屎的越来越多了！”

因为看法不同，人群自然分成三部分。一部分追着游行的队伍看，跟着叫唤，要打倒何老头，要打死他，有人甚至往他身上吐痰扔石子。另一部分人不冷不热地跟着，抱着胳膊三两个人说话，眼还盯着前面的队伍。第三部分落在最后面，事实上他们出了西大街就没再跟上，就在西大街的拐角处停下来，脸板着生气，为何老头咕哝着喊冤抱屈。我回头找我姐，听见他们在骂人，包括刘半夜的两个儿子。七八个小东西现在只剩下三个，走掉的几个就是被他们拎着耳朵从朗读的队伍揪出来的。他们骂他们的儿子或者小亲戚：

“个小狗日的，皮痒了是不是？让你来现眼！”

游街的队伍还在继续。一阵锣鼓一阵朗诵。后来我听大人说，中间穿插朗诵的游街，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，不知道是不是跟外国人学的。我又跑回第一部分，只是想看看热闹。我看见浓痰、石块和混着苔藓的湿泥团从不同方向来到何老头身上，那些湿泥团是他们刚从阴凉潮湿的墙角抠出来的。我什么东西都没往



何老头身上扔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干没干过坏事。也不敢，他是我老师，教我所有的功课，礼帽还在我床底下。一想到礼帽我就紧张，当时头脑进水了一定，拿帽子能当饭吃啊。

后来又想，要把礼帽带来就好了，给何老头戴上。他的高帽子被打掉了，刘半夜的两个儿子帮他戴上几次又被打掉，刘半夜的儿子就烦了，装作没看见，一脚踩上去，再不必捡起来了。石块、泥巴和痰就落到他无限接近秃子的光头上。有血流出来，黏嗒嗒的浓痰也摇摇欲坠地挂下来。可是何老头像突然哑巴了一样，怎么打都不吭声。

你倒是说两句话呀。你就不说。

四

队伍从东大街刚拐上花街时，韭菜迎面甩着两只胳膊跑过来，风把她的头发往后吹，胸前汹涌着蹦蹦跳跳。她越过打锣敲鼓的人看见何老头低着头看自己脚底下。

韭菜喊：“爸！爸！你干什么？我昨天就找你！”

何老头的脑袋一下子抬起来，他张嘴要说话，嘴唇干得裂开了两个血口子。刘半夜的两个儿子立马拉直了他的胳膊，韭菜已经闯到了他们面前。她对着刘半夜的两个儿子的手每人打了一巴掌，“抓我爸手干什么？”然后要去拉何老头，突然看见何老头脖子上挂的纸板，歪着头看了一会儿，指着纸板说，“爸，回家我做饭给你吃。这个是什么字？”

锣鼓声停下来，所有人都看韭菜。刘半夜的大儿子也愣了一下，然后松开何老头去推韭菜，韭菜就叫了，两手章法全无地对他又抓又挠。刘半夜的儿子躲也躲不掉。

何老头哑着嗓子说：“韭菜，你回家。回家。”

韭菜说：“爸，他打我，我要跟他打！”一把抓到刘半夜儿子的脸上，两条血印子淌出来。刘半夜的儿子，感到了疼，抽出手摸一把，看见了血，狂叫一声发起狠来，第二下就撕破了韭菜的上衣，露出了半个胸脯和一只白胖的乳房。何老头想冲上去护着她，刘半夜的二儿子抓牢了他的手，何老头只好含混地叫，脖子和脑门上的青筋跳起来，头上又开始流血。周围人的脚尖慢慢踮起来了。

有人在我耳边说：“木鱼，好看么？”

“看什么？”我说，然后才对那声音回过味来，是大米。

“当然是那个了。”大米意味深长地对我笑，右手做出一只瓷碗的形状。

我的脸几乎同时热起来，“我没看，我在看何老头的光头。”

“没看什么？”三万的脑袋从另外一个地方伸过来，“还说他小，小什么？心里也长毛啦！”

“我心里没长。”我说，不知道该如何争辩。

“那哪个地方长了？”满桌的嘴也伸过来。

三万把满桌往后推一下，说：“再问一次，给只小狗怎么样？”

“你问我爸妈要吧，他们都答应人家了。”

大米看着韭菜的胸前，抹了一把嘴。我看见我妈来了，她把韭菜往外拉，要给韭菜整理衣服，韭菜挣脱半天才顺从。她还想再抓刘半夜儿子几道血印子。大米一直都盯着韭菜看，说：“不给拉倒！走！”三万、满桌和其他几个跟在大米屁股后头走了。

他们拂袖而去，走得雄赳赳气昂昂，弄得我心里挺难受。同学们差不多都跟着大米他们玩，大米走到哪里后头都有一帮人，看起来都很高兴。好像不管干什么他们都开心，我就不行，我经